

DICK FRANCIS 著・趙永芬譯

騎士奇士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二八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三〇九

騎士奇士
BREAK IN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6

原 著：Dick Francis
譯 者：趙永芬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十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50元

當代名著精選309

騎士奇士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吉特·費爾定 (Kit Fielding)

——賽馬騎師，富正義感。

賀莉·阿戴克 (Holly Allardeck)

——吉特的學生妹妹。

巴比·阿戴克 (Bobby Allardeck)

——賀莉的丈夫，吉特的對頭。

凡雷大爺 (Lord Vaughnley)

——『城市之聲』報紙發行人。

卡西利亞公主 (Princess Casilia)

——貴族馬主。

梅勒·阿戴克 (Maynard Allardick)

——巴比的父親，痛恨費爾定家。

丹妮 (Danielle)

——卡西利亞公主的姪女，吉特的女友。

休·凡雷 (Hugh Vaughnley)

——凡雷大爺的兒子，嗜賭馬。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我有許多書，還有三個手足。

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總是偷拿『當代名著精選』。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可是還是防不勝防。

名作家／三毛

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原野奇俠』時起，『皇冠』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近六年三百種『精選』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

名作家／彭中原

『皇冠』以放眼世界的視野，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皇冠』以敏銳的探觸，提供了最具『熱度』和『品質』的服務。

中廣節目主持人／楚雲

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平均每年52本『當代名著精選』，內容雖是文學，作業却像周刊，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

日子，有時候，說老實話，有點單調！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所以，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

名作家／趙寧

1

骨肉至親可能意味了麻煩、羈絆與避免不了的義務，雙胞胎的情份則必然是最强的。我的孿生胞妹，也是我的束縛。

我的妹妹賀莉比我晚十分鐘來到這個世界，那是聖誕節的早晨，鈴聲響遍了覆雪的大地，希望仍裹在頻頻向人招呼的包裹裏。三十年來我妹妹賀莉和我共擠一個搖籃，是我玩狗同伴，打拳的靶子以及最好的朋友。大體來說，我們是密不可分的。

我妹妹賀莉來到柴登罕賽馬場找我，結果在離過磅間不遠的地方看見我了，當時我正要出場參加一項三哩遠的越野障礙賽。

『吉特！』她緊張地喊道，把我從同行的衆騎師中挑了出來，然後就這麼四平八穩的擋住了我的去路。

我停了下來，其他騎師繼續向前走，彷彿繞著水中的石頭一般分開了。我望著她向來平和的臉，看見她臉上現出緊張與壓抑的線條，於是趕忙在她還來不及說明來意之前便說話了。

『你身上有沒有帶錢？』我問。

『什麼？做什麼？』她並沒有注意聽我的問題，反而一心想著心事。

『有沒有？』我堅持道。

『嗯……可是我不是……』

『到賭金計算窗口去。』我說。『把你所有的錢都押在我的馬上，八號，快去下注。』

『可是我不是——』

『快去下注。』我打斷她的話。『然後到酒吧裏用剩下的錢買一杯琴酒喝，最後再到贏家圍場來找我。』

『這不是——』

我斷然說道：『不要用你的困難來影響我的輸贏。』

她眨眨眼，彷彿剛醒過來，這才看了一眼我的頭盔以及骰子下面的顏色，再望望其他已經走遠的騎師背後，總算瞭解我的意思。

『好嗎？』我說。

『好。』她嚥了嚥口水。『好吧。』

『賽完再說。』我說。

她點點頭，心中的大災難拖得她兩眼無神。

『我會擺平的。』我許諾道。『待會兒。』

她無言地點點頭隨即走開，幾乎是立刻就打開皮包找錢。即使是過了這麼些年，仍然唯哥哥之命是從，每當碰到最嚴重的麻煩必須解決的時候，也仍然是來找她的哥哥，儘管她已經結婚四年，這些在無父無母的童年期間就建立起來的行爲模式，對我們來說，似乎依然十分正常。

有時候我也會想知道如果在那關鍵的十分鐘裏，她是比較早出生的，那麼她會表現得像個媽媽嗎？也許會頗指氣使。她說作爲妹妹，感覺上比較安全。

我繼續朝賽馬場走去，心中雖然明白這回無論是什麼麻煩，一定相當糟，但還是刻意把它拋開。因爲她遠從一百五十哩外的新市來看我，而她是很不喜歡開車的。

我搖搖頭，算是暫時把她拋開了。眼前的馬，以及手邊吃力的工作，才是絕對必須優先顧及的。我主要的不是什麼人的哥哥，我是吉特·費爾定，越野障礙賽馬的騎師，曾有幾年獲得冠軍，有幾年則沒有，每年與許多像我一樣的人分享榮耀，在骨頭還沒斷的時候奔向頂峯，若是不幸斷了，便向命運低頭。

我戴的頭盔顏色，屬於一個被罷黜的歐洲王國的中年公主，一個十分有女人風度的女人，她的皮膚經過多年的曝曬已接近日落的顏色，有如磁器上破裂的釉彩。貂皮大衣一如往常般披在窄窄的肩膀上，黑亮的秀髮梳得高高的，戴了不起眼的金耳環。我穿過賽馬場的草地走向她；微微一笑，一彎腰，接過她戴了手套的手握了一下。

『好冷的天。』她說；她的子音稍微濁重，母音則是純粹的英語，音調一如以往的愉悅。我同意。

『你會贏嗎？』她問。

『運氣好的話。』

她的笑多半都在眼裏。『我也這麼希望。』

我們注視著她的馬在場中大踏步走著，牠栗紅色的頭低低的，全身從肩膀到尾巴，都由繡了金色流蘇的深藍色毯子遮蓋著。她稱之爲『北面』，因爲她喜歡山岳。結果牠却是一匹相當棘手的馬，長得既醜，脾氣又壞，而且喜怒無常。我騎著牠參加過牠三歲的障礙賽；牠最初的一些比賽，以及四、五、六歲的障礙賽。牠七歲時，我也騎著牠參加牠初試蹄聲的越野障礙賽，更騎過牠歷經八歲與九歲的盛年。牠高興的時候會容忍我，而我也瞭解牠每一種兇狠的舉動。十歲時的牠仍然是個難以預料的野馬，而且就跟貓一樣聰明，又擅於跳躍。多年來牠曾贏過三十八場比賽，其中只有一場騎師不是我。有兩次牠故意把我從肩膀上摔到場中，令我氣憤莫名。另外三回牠和我一起來個大摔跤，而牠每次都能毫髮無傷的站起來，用牠四條跌不壞的腿，不毀的勇氣與不撓的意志繼續向前飛奔。我對牠是既愛又恨，牠仍然是我最喜歡的一匹賽馬。

公主和我這樣一起站在跑馬場裏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由於她手底下訓練的馬匹很少少於二十匹，我也不時騎她的馬，一騎就是十年。她和我已經熟到只用一、兩個字就能溝通的地步，我們也發展出相互的信賴與尊重。她叫我『吉特』，我則稱呼她『公主』（這是她的要求），我們之間是一種

篤定且相當親密的友誼，但是這份友誼僅僅限於賽馬場內。如果我們在賽馬場外相遇，她會比較拘禮，這種情形偶爾會發生。

我們又跟以往一樣併肩站在場中了，因為訓練『北面』的韋克漢·哈路頭疼又犯了。我發現他的頭痛往往在天氣最冷的日子裏定期復發，這或許真的是生理上的一種現象，但是它的嚴重程度，似乎也跟他的靠背椅與賽馬日子之間的距離成正比。韋克漢·哈路現在只在倫敦南部作訓練，很少到西北部的柴登罕來；他年紀漸漸大了，却不願承認他對冬天夜裏開車回家這碼子事感到十分緊張。

騎師上馬的信號出現了。韋克漢的副手達士提輕輕拂去『北面』的毛毯；隨即技法純熟地把我一手頂上了馬鞍。

公主說：『祝你好運。』

我開心地說：『謝謝。』

在跳躍賽中大家都說『祝好運』，而不像劇院裏祝人成功時却說『祝你斷條腿』，因為賽馬時斷腿是很可能的。

『北面』今天顯得兇惡無比：我一坐上牠的背，兩腳踏上馬鐙時就感覺出來了。我和馬之間的心電感應向來是特別強，於是我只在心裏罵牠，並且默默告訴牠閉嘴，把心思放在贏得比賽上面，我們就這麼在心裏一搭一唱的情況下，來到外面北風呼呼的跑馬場上。

我必須相信一旦真正的比賽開始，牠就會克服牠的警扭脾氣，而全心全意在贏得比賽上。這種情形幾乎總會發生，但是過去牠也曾在大勢已去之後，才卯足了全勁向終點狂奔。今天牠就像這種情形，

一股強烈而莫名的恨充滿了牠的心。

想要用甜言蜜語、拍拂或是拉扯牠的耳朵這類辦法來哄牠是白費功夫，這些牠都不喜歡。牠要是意志的搏鬥，通常與牠搏鬥的人都是我莫屬。

我們在起跑點繞圈子，一共有七匹賽馬，點名的同時，大家繫緊了馬的腹帶。大夥等待著，衆騎師在冷冽的十一月寒風中凍成淡藍色，等待著一秒一秒的時間過去，才到起跑的時刻，只等發號施令的人舉起繩子讓我們開跑。

『北面』對這一切的反應，是低下頭，彎起背，以及野馬似的一陣亂踢。其他騎師邊罵邊避得遠遠的，發號施令的先生叫我儘量靠後站。

這是當天的一場大賽，雖然贏得的獎金不多，但是代表的地位却是不同凡響。這場比賽的贊助者是一家報社，爲此選以極經濟的費用，獲得電視的大量報導。我稱呼這匹馬爲混球、笨蛋與一頭該死的豬，比賽就在這種紳士的風範之下開始。

牠既頑固，又勉強，我們慢條斯理的開步，走了幾個大步之後，又變成了小碎步。起跑點並不是在偏遠的角落，而是人人可見的空曠處，但是牠似乎並不在乎。牠爲了娛樂嘉賓，又像野馬似的亂踢一陣，牠邊踢邊奔近第一道障礙，這等功夫並沒有多少匹賽馬能夠辦得到。

牠飛過了障礙，落地時幾乎停了下來，隨即又跳起來，顯然是在身體與心靈兩方面，都在抗拒我的壓迫。

眼前還有兩圈十九個障礙要跨躍，我和其他騎師之間的距離，已經遠到令人尷尬的地步，而且還